

◎创作谈

# 向雪山大地上的父辈们致敬

杨志军

在当下风格多样的文学语境里，能以生活的原色为父辈们树碑立传的写作并不多。在我看来，正是父辈们的生命史，构成了青藏高原发展史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父辈们”这个词从来都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和故事的象征，它堪比经过磨砺就会发光的钻石，而非风吹即散的灰土。

父辈们的故事开始于1949年。譬如我父亲，作为一个从洛阳来到西安西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有着生命危险“护校”任务结束后，便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来到西宁，在一家破破烂烂的马车店里开始创办《青海日报》。母亲其时正在贫困中求学，听说有一所卫校又管饭又发衣服，便立刻从这边退学，到那边报名。就这样，她成了由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卫生部管辖的卫校学生，之后又考入医学院，成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我的岳母更是激情澎湃，其时她正在河南开封读书，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赶赴昆明，跟已经离开家乡汝阳的亲人团聚，然后同去海外；要么西上比传说更荒凉的海，跟已经先期到达的未婚夫见面。她没有过多犹豫，选择了后者。

后来几乎年年都有西进的人，有的是个人志愿，有的是组织分配，有的是集体搬迁。来到高原后，几乎所有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就算你想扎根，也得自己找地方挖坑浇水。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它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它是家、是整个故乡。所以父辈们的“故乡”历来比较模糊，原籍和老家远远没有脚下的土地来得亲切，大家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地广人稀加上高寒缺氧，使这里的人对温情充满渴望。他们热爱交际，喜欢抱团，人跟人的关系异乎寻常的亲近，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抵御生存的严酷，战胜自然的荒凉和条件的落后。“人人相亲，物物和睦，处处温柔，爱爱相守，家家必忧，做人为首”的信念就像注入高海拔的氧气，终其一生都在父辈们中间氤氲缭绕。我的父亲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走向了草原牧区，目的地便是不断迁徙的帐房。他在那里学藏语、吃糌粑、记笔记，跟着牛羊翻越缓缓起伏的草山。他发现牧人的生活单纯而寂寞，孤独成了一切属性，包括牧草与微风、太阳与月亮。采访或蹲点结束后，无以回报的他总是会留下自己在城里的地址。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多年，他住过的帐房在他的脑海里如星斗般分布，虽然稀疏，却熠熠发光，可以说黄河源有多长，他到过的草原就有多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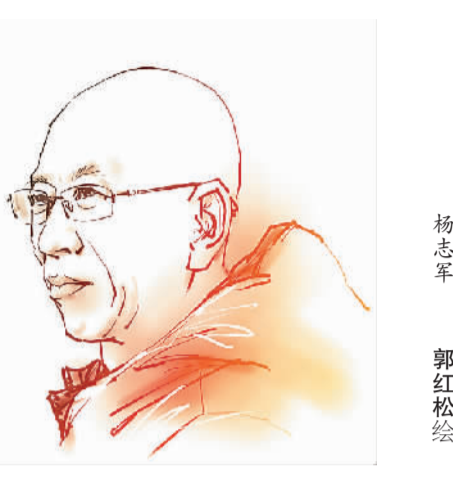
我迄今还会清晰地梦到小时候的情形：不止一个牧人，也不止一个牧人的妻

子或孩子，拿着仔细保存好的地址，来到我家，目的只有一个：看病。他们不睡觉，不睡觉，就裹着皮袍躺在家里的地上，一眠到天亮。他们说着扎西德勒，把风干肉、糌粑、奶皮和酥麻，放在了1960年的冰锅冷灶上。他们抱起我们弟兄俩，放进宽大的袍襟，抹一点酥油在我们额头上，这是祝福吉祥的意思。然而我们却毫不犹豫地抓下来，送进嘴里，每回都这样。此后20多年，年年都有牧人骑着马跋山涉水来到我家：看病。母亲只是个妇产科医生，治不了他们的包虫病、风湿病和因生活艰辛、高寒缺氧、食物单调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但她会带他们去西宁最大的省人民医院，请她的同事们给予治疗。每次母亲都会恳切地说：“从那么远的牧区来，不容易，你给好好看看。”那些病有的治好了，有的没治好，留给我们许多庆幸和遗憾，久而久之成为心中的亮色或划痕，有的抹掉了，有的盖住了……朝前涌动的生活，总会让过往变得越来越浅淡，让故人变得越来越遥远。渐渐地，他们不来了。我曾经想：难道是我们的接待不周伤害到了他们？或者是父亲的去世让他们觉得不便再来打搅？可我的母亲依然健在，并保留着一个医生的牵挂，常常会念叨：放到现在就好了，许多过去治不好的病能治了。

直到后来，我跟父亲一样，动不动要下乡去草原时，才明白我们的猜测是不靠谱的。当医院和卫生所已经普及到每个县每个乡时，当大部分牧人的孩子因为接受过教育有了工作而能照料亲朋好友的健康时，当便利的交通包括高速公路在辽阔的草原上不断延伸时，当商品经济的发达已经让许多牧人在城市有了安家落户的可能时，父亲的房东以及他们的亲友还有什么必要千里迢迢、风餐露宿地来到省会，居住在我家，并拜托母亲寻求医疗呢？偶尔，母亲在超市的货架前看到一个曾经来过我家的牧人也在挑选东西，她才反应过来：能够穿越时空的，并不仅仅是幻想。

父亲最终死于肺心病，也就是典型的高原反应症。许多死于青藏高原的人也都是因为环境对生命的制约。但在我的感觉里，他们没有死，因为他们是在心里播撒种子的人，是雪山大地上几乎所有事业的拓荒者。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创造了草原牧区的第一所学校、第一座医院、第一家商店、第一家公司、第一座城镇，他们培养起一代又一代的民族人才，让现代观念植根于人们的脑海，捧着好日子的前景和未来的景象，希望愿意前行的人追寻到底。一个地区从落后到进步的印迹是那样深刻，里面贮满了父辈们的血汗和被时间侵蚀成荒丘的生命，在多年后开出了比初次绽放还要艳丽的花朵。

正是有了父辈们的不断“扎根”，才有了我们，有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更加彻底



杨志军 郭红松绘

的归属感。对我们来说，这里的山山水水已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它代表家族传承、土地滋养、风情融入、血脉联系、情感浸润、精神认同，代表生命长河的起源与归属。它让我们告别了过去生活中情感表达的简单之美，走向了复杂而茂盛的第二次涅槃，并在草原与城市、离开与回家、清醒与迷惘、拥有与失落、欢乐与痛苦的交替中，经历着从外貌到心灵、从肉体到精神的变迁。而最大的变迁便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正在脱离既往的生存模式，加入有固定居住地的新牧人或新市民的行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从一个不断更新的环境中破土萌发，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巨变，会让我们看到人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根本，“沧海桑田”用来形容人的精神风貌亦恰如其分。

在西宁，我住的小区里有一半是藏族同胞，很多人几年前还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如今已是开着汽车到处跑的城里人。每当看到他们提着一袋一袋的蔬菜和水果进出小区，我都会高兴地说一声“乔得冒”（你好），脑海里会浮现20多年前当我知道某个草原的牧民人均寿命只有40多岁时惊讶。惊讶之后的好几天我都在追根溯源，发现长年累月只吃高蛋白和高脂肪的牛羊肉以及奶制品导致的营养严重不均衡，正是罪魁祸首。现在好了，出门就是大超市，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个可以便捷摄取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营养通道。有一段时间，小区门外的路边公园里天天坐着一个戴着紫色礼帽的黑脸膛老人，我跟他聊起来，没说几句他就问医院在哪里？还说起在家乡拉乙亥的时候他知道看病的办法，隔三差五就得去一趟，如今到城里住了两年多，不知道医院在哪里。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没有。我说你肯定是不需要看病才不知道医院在哪里的吧？他想了想，露出豁掉的牙齿嘿嘿笑了。后来我意识到，老人其实并不是在打听医院，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显示他现在的生活多么惬意，连医院都不需要了。生活质量的提高意味着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

延长，这样的变化一时看不出来，却是真正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不仅日子好了，生命也更美好了。

对我来说，没有新发现的旧生活和没有历史感的新生活都不值得去表现，所以每一次写作都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行走，是我感恩大地、探索人生的新起点。我一向认为：我们不仅要有人生的理想，更应该做一个理想的人。我在第一个中篇小说《大湖断裂》中写道：“全部生活就是一种怎样做人的选择。”几十年过去了，关于“人”的探索，几乎涵盖了我的全部作品。我在《环湖崩溃》中描写人与自然的冲突；在《海昨天退去》中展示人的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悲剧；在《大悲原》中梳理人的尊严和生存价值；在《藏葵》中大写道德——“人”的支柱；在《伏藏》中寻找人与爱的融合与分裂；在《西藏的战争》中发掘信仰之于“人”的意义；在《潮退无声》中寻求人把自己隐藏在复杂性后面的本真；在《无岸的海》中思考爱恨情仇对“人”的作用；在《最后的农民工》中眺望“人”的地平线；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探讨音乐熔炼“人”的过程；在《海底隧道》《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等儿童小说中追问“人”可以干净纯粹到什么程度、如何做一个人对别人有用的人？在《雪山大地》中追求“人”的质量，和主人公一起经历在人性的冲突中如何保有大地赋予的优良品格。我觉得除了爱，一个人不可能再有更靠近“人”的标准的抒发，可以说《雪山大地》是一部关于爱的诠释——爱自己，也爱他人；爱财富，也爱清贫；爱健康，也爱疾病；爱活着，也爱死亡；爱人类，也爱所有的生命。

我希望雪山大地的故事能讲给更多人，希望在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唱而行，流连忘返，希望自然之爱也是人心之爱，在广袤的故乡厚土上，延续一代比一代更加葳蕤的传承。

从2019年第一本女性文学年选问世到今天，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每年的一项工作就是从纷繁复杂的当代文学现场发现女性声音，从海量作品中挑选出标志女性写作新高度和新方向的优秀作品，编入年选。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4个年头。不久前，《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关注。

这部以女作家的女性写作为特色的作品集，以入选的鲁敏短篇小说《暮色与跳舞熊》为主书名，装帧一改惯常使用的女性色系，选取了别具一格的芥末绿作为主色调，向读者传递出更为时尚跳脱、打破传统的气质。该书收录范小青、鲁敏、黄佟佟、金仁顺、黄昱宁、盛可以、张惠雯、卢文丽、苏枕书、修新羽、艾玛、姚鄂梅、张天翼、朱婧、汤成难、王苏辛、张怡微、吴君、杨知寒、阿依努尔20位年龄横跨50后至90后女作家的优秀作品。书中讲述的20个动人故事，是20位当代女性的人生秘语和情感投射，展现出开阔、敏锐而多彩的女性视角，既代表当下女性创作的水准，亦蕴含未来女性写作的新质。

与以往几本年选相比，《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集》有坚守亦有创新，在编辑体例上延续了“爱”“秘密”“远方”3大特色主题，并首次入选非虚构作品《单身母亲日记》，让年选构筑的女性写作版图更为开阔和完整。爱、秘密和远方的主题，不仅高度概括了20个故事，强调女性视角的独特性，同时也启发广大读者设身处地感知故事与自身的共通性，因为这些故事不仅属于女性，也属于男性，更属于任何一个热烈追求爱与远方的人。有读者表示：“阅读女主人公们的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故事本身的鲜活、生动、有趣，也看到了众声喧哗、杂花生树的美妙。”

张莉表示，《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集》的作者，跨越多个代际，这样的跨度代表了作品风格的多样以及作家美学追求的不同。当然，我们会看到面对同一故事，不同作家理解角度的不同。这也让人再次意识到，即使是在女性内部，我们对不同事件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和看法，女性视角从来不是单一和狭隘的。



## 讲述当代女性故事

本报记者 张鹏禹

《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集》



◎新作评介

## 一曲航空工作者的奋进之歌

——读老藤长篇小说《北爱》

王兴伟



《北爱》是一部透着时代气息的作品，小说以中国隐形飞机、大飞机设计为背景，展现新一代航空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小说大体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人公苗青背负“一个人的计划”——一个联系父女两代人的计划，即设计出一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飞机。面对环境、物质与爱情的抉择，苗青与鲲鹏集团签约，毅然北上，做了一个生活的“逆行者”。第二部分，作为鲲鹏集团909所引进人才，苗青没有项目可做，体会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接着又感情受挫。第三部分，苗青来到清华高才生文剑创办的民营企业“飞鹰”公司挂职，虽然起初经历了该公司行政副总贾琼的故意刁难、总经理助理顾顺的叛离、对手远达公司杨总的打压等，但她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坚定不

移，朝着预定目标前进。第四部分，苗青重回909所，负责研制G31并获得成功。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航空工程师苗青的父亲、苗青的导师上海交大吴教授、909所项目负责人王野、国内著名航电专家白院士、大连艺术学院教师吴大仙、《航模纵横》主编杜小明以及飞鹰公司、金普机床集团、九成集团等企业的负责人都参与到G31的研制中，一个人的使命变成了一群人的使命。正是这种共同的使命感，释放出磅礴力量，有了大国重器的诞生。小说写出了一群人对东北这片土地以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来令人振奋与感动。正如小说结尾苗青所说，“一个人的计划”是我们两个人的计划，也是一群人的计划，《北爱》唤醒了当代年轻人的理想与信仰，并告诉他们“真理在科学中，价值在生命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爱》是一首催人奋进的时代之歌。

《北爱》立足当下，其突出价值在于写出了新时代青年的奉献精神。主人公苗青在选择面前，从不讨价还价，而是抓住

历史机遇，将个人的奋斗发展融入时代的广阔舞台。从毕业签约的那一刻起，她就决心奉献自己的青春，最终梦想成真。大连艺术学院教师、苗青导师的侄孙吴大仙为了完成祖辈的嘱托，为了把苗青留在东北这片土地，竭尽全力，随时关注苗青的研究进展。他说，留不住你这个人才，是东北的耻辱。杜小明，一个理论研究者，为了改进弹射座椅，不惜自己坐上去，造成脑震荡，病还未好，又立即要求参加工作。九成集团老总马歌为了提前完成吸波材料的研制，重金中毒，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北爱》以主人公苗青为圆心，塑造了一组鲜明的时代奋斗者群像，展现了普通人牢记“国之大事”，赓续爱国主义精神。

宏大主题的抒写，一不小心就会套路化、程式化、口号化。《北爱》选择小切口，将大国重器研制故事放在一个刚毕业的女博士身上，展现人物在时代洪流中接受洗礼并成长的过程。小说写到苗青的一日三餐、情感生活，展现人物在名利面前

的抉择，人物形象在现实与理想的对抗中不断丰满起来。作品的情节、人物、语言接地气、沾泥土、带露珠，于家长里短中营造真实的人间烟火味，让读者感同身受，让生活真实赋予作品艺术真实。可以这样说，作家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深入生活、干预生活并抒写生活，营造出一个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文学世界，彰显出独特的地域色彩。

“飞起来的/不仅仅是春天的身体/当双臂变成翅膀/能抵达枝繁叶茂的彼岸”“牛刀，旗帜一样与人并立/大耳狐在远处张望/雀鹰掠过天空/没有丝毫声响”“柔嫩的肩上一匹白马飞奔/带着草香、花瓣和鸽哨/远方是彩虹架起的桥，美丽却脆弱/我知道，它们不是永恒”……小说中不乏苗青在日记中写下的一首首小诗，它们组合在一起，揭示了她从大学毕业到研究G31成功的情感走向。这些诗作丰富了文本的文学性，我们也由此了解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此外，《北爱》在结构设计上也颇具匠心，每一章的标题都采用天干加标题的形式，比如“壬辰·逆行者”“癸巳·金箍礁上的雅典娜”“甲午·月桂树的冬天”“辛丑·海青击鹤”，这也是书中人物吴大仙每年送给苗青画作的名字，它是文中主人公人生阶段的概括，与情节发展相合。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着笔，拓宽了小说的艺术表现空间。

《北爱》塑造了新时代奋斗者形象，同时也为工业题材创作提供了优秀范本。（作者单位：遵义市文学艺术创作中心）

## 呈现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风貌 2022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

本报（记者张鹏禹）2022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四川泸州举行。贾平凹的《秦岭记》和庞贝的《乌江引》获长篇小说奖；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和韩青晨的长篇小说《中国少年》获特别奖；王蒙的《从前的初恋》和肖勤的《隐秘的船》获中篇小说奖；盛可以的《女猫》和陈刚的《城防图》获短篇小说奖；梁衡的《风沙行》和彭学明的《马王溪光景》获散文奖；徐刚的《自然笔记》和陈国栋的《地球印记》获非虚构作品奖；栗鹿和康岩分别凭借中篇小说《空蛹》和报告文学《燃灯者李大钊》获新人奖；马嘶的《追白云》和秦立彦的《凝视》获诗歌奖；《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编辑总监艾瑞克·阿布汉森和韩文版《灯光》编辑总监金泰成、译审金京善获翻译贡献奖。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介绍，本届人民文学奖包含所有文学创作和翻译门类，获奖作家既有经典大家，也有文坛中坚，还有新人新锐，他们的创作共同呈现了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风貌。在新征程上，《人民文学》将开启创、编、研、推一体的系统性拓展新阶段，把文学之重、人民之重、新时代之重体现在扎实、诚实、充实、踏实的工作中。

据悉，人民文学奖每年颁发一次，评选范围为该年度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发的优秀作品以及该年度为《人民文学》中文版和英文版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与专家。